

没有命运，只有选择

FIGHTER
THE
DESTINY

择天记

猫腻

／著

第三卷

莫道君行早

猫腻

著

择天记

第三卷

莫道君行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择天记. 第三卷, 莫道君行早/猫腻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725-2

I. ①择…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679 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涂俊杰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1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插页 3

印 数 1-40000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25-2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0 0 1

所有的修为都施展了，所有的保命本领都用了。所有的真元都消耗了，所有的血都快流尽了。这场战斗是这样的惨烈，这样的决然。

第二章 0 7 9

如果人生能够像这个叫初见的女孩一样，倒也确实不错。

第三章 1 5 7

他用一整座黑曜石来做棺木，用一片日不落草原以为陵园，用一个世界来做自己的封土。

第四章 2 1 5

这片大陆千年来最大的秘密，终于在他眼前展露出了绝大部分的真容。

第五章 3 1 9

数百年，真是好久不见。这让他如何不快意，如何不纵情大笑！

第六章 4 2 9

盛宴已经开始，如何能够提前离席？

第一章



所有的修为都施展了，
所有的保命本领都用
了。所有的真元都消
耗了，所有的血都快
流尽了。这场战斗是
这样的惨烈，这样的
决然。

1·隐形的翅膀

这是陈长生与黑龙认识之后，黑龙第一次没有事先谈定好处，便同意帮他做事，因为那名魔族让她想起了一些不怎么愉快的往事，尤其是那口大铁锅，让她看着就很厌烦，而且那名魔妇提到了那个吃龙的人，这让她更烦。

黑龙离开陈长生的手，化作一道肉眼根本看不见的虚影，向着湖心急掠，然后像片落叶一般，悄无声息沉入湖底，轻而易举地顺着那条天地倒穿的通道，回到山崖那边的寒潭中，破水而出，向着某片园林急掠。

她现在的实力境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影响到这场战斗，陈长生要她做的事情是去示警，寻找帮手，在陈长生想来，如果能找到那些通幽上境的各宗派前辈最好不过，但她却不这样想，她很清楚现在这片园林里，哪个人类修行者最强。周园的世界很辽阔，但她的运气不错，没用多长时间，便看到了在山崖上独自行走的那名白衣少女，只是看着那名白衣少女身上的弓箭，不知为何，她觉得有些寒冷和恐惧。

便在这时，腾小明微微挑眉，向远方看了一眼，作为二十四魔将，他的境界极其强大，黑龙虽然来去如电，悄无声息，却让他感知到了些动静，只不过黑龙的动作实在太快，快到他什么都无法看到。

“既然梁笑晓和七间都是你们要杀的人，那我就明白了。”陈长生看着刘小婉说道。先前他施放穿云箭的时候，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觉得有些蹊跷，现在看来，这对魔将夫妇竟是刻意放任自己求援，好把梁笑晓和七间都引过来，准备一网打尽。

刘小婉看着他微笑说道：“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所有问题，当然最好。”



陈长生看了被折袖穿着咽喉、奄奄一息的那名魔族美女，依然有些疑惑无法得到解决。“我很不明白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份自信，可以以二敌四。”

折袖面无表情说道：“如果在周园外，以二十三、二十四魔将的赫赫凶名，我这时候肯定已经逃了。但既然你们通过某种方法强行压制实力境界进入周园，那么你们就只能用这种境界战斗，你们最强也就是通幽上境。”

刘小婉看着他平静说道：“自信，是强者的基础。”

“但是你知道吗？陈长生和我一样，都是话不多的人。”折袖看着她忽然说道。

刘小婉秀眉微挑，有些兴趣，问道：“这可看不出来。”

折袖说道：“他和你们说这么多话，包括我现在和你说话，其实和你们的目的的一样……都是在拖时间。”

刘小婉的眉挑得更高了些，问道：“为什么？”

“你说得很对。自信，是强者的基础。”折袖说道，“陈长生很自信，他比你们想象中的陈长生更强，巧的是，我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便在这时，树林里响起一个清冽而骄傲的声音。“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

话音落处，两名身着素色剑服的少年，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离山弟子，终于登场。他们已经做了战斗的准备，带着一身剑意而来。他们望向那对魔将夫妇，清爽剑气，夺目而出。在稍远处的山林里，隐隐有衣影显现，应该是庄换羽也快到了。至此，场间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五个人类少年里的天才，对上两名魔族强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得打，而且胜算颇大。正如折袖先前说的那样，无论这对魔将夫妇在周园外的实力如何霸道，在周园里，他们最强也只能展现出通幽上境的实力。陈长生没能完全解决的困惑，便在于，他们为何如此自信？

刘小婉的神情依然温和，完全不像梁笑晓和七间那般如临大敌，看着陈长生说道：“就算要战，似乎也应该先换人。”她把握着那名东方隐世宗派女弟子的生死。那名魔族美女的生死，则在折袖的指尖。

“你是国教学院的院长，虽然这么小，连我都觉得教宗在胡闹……”刘小婉看着他笑着说道，“但既然是离宫的人，想必不会看着同类死去，长生宗是玄门正宗，离山虽说好杀，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同类去死，斡夫折袖是狼崽子，光吃肉就能活着，但你们做不到。”

听完这番话，折袖看了陈长生一眼。在雪原里，他是谁的面子都不会给的



狼族少年，什么离宫，什么离山，都和他无关，他只要活着，然后杀死敌人，但京都一行后，他便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在周园里，他就是陈长生的保镖。

陈长生看了七间一眼，七间看了梁笑晓一眼。

“换。”陈长生和梁笑晓同声说道。

七间点头，表示理应如此。折袖没有说话。刘小婉轻轻挥袖，不知做了些什么，腾小明挑着的筐中那位、即便被斩断了右手，依然昏迷不醒的美丽女子醒了过来。骤然醒来，首先感觉到的便是疼痛。那名女子的脸色骤然间变得苍白无比，两行眼泪夺眶而出，但她咬着牙，除了最开始的时候，哼了一声，竟是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此情此景，就连折袖都有些动容，似乎生出些怜惜与敬意。七间用极快的速度解下外衣，振臂而出，将她包裹了起来。

这时候，那名女子才发现自己竟是浑身赤裸，微惊之后，恨恨地盯了刘小婉两眼。刘小婉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请不要慌张。”梁笑晓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此时的情况解释了一番。

“多谢几位同道相救。”那名女子微微下蹲行礼，略有些紧的衣袍，裹着不着寸缕的身体，谁都会有些尴尬，赤裸洁白的双足，踩在满是沙砾的地面上，谁都会有些无措，但她美丽的眉眼间，竟没有任何慌乱，就像是大家闺秀，还穿着家居的常服。折袖眼中的欣赏神情越来越浓了。七间看了他一眼，在心里哼了一声。那位大家闺秀般的东方隐派女弟子，向陈长生等人走了过来。刘小婉夫妇未做任何阻拦。

河滩地面难行，她刚刚断手，流了很多血，正是虚弱的时节，但她走得很稳，大概是不想再带来任何变数。片刻后，她走到了陈长生等人的身前。七间向前走了两步，伸手准备去搀扶。那名女子美丽的眉眼间现出一丝羞意与抗拒。七间这才醒过神来，有些讷讷地收回手，侧了侧身体。陈长生对折袖点了点头。折袖收回锋利的指爪，抓住那名魔族美女的肩头，准备掷还给刘小婉夫妇。

变化。绝对会出现的变化。已经被人们默默等待了很长时间的变。终于，在这一刻发生了。

最先发生的变化，在折袖处，当他把那名魔族美女抛向空中时，看上去奄奄一息、随时可能死去的她，忽然间睁开了眼睛。两条赤裸的腿，就像是两柄泛着寒光的剑，斩向折袖的咽喉。她的咽喉上，那个破洞还在流血，她的断腕处，

还在淌血。从被制住开始，她便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无力再战。谁都没有想到，她等待的只是折袖的指尖离开自己咽喉的那瞬间。

紧接着的变化，发生在七间的身前。就在他讷讷然转身的那一刻，那名东方隐世宗派女弟子脸上的羞意骤然消失一空，只剩下一片漠然。一道寒冷的剑锋破开衣袍，带着一股恐怖的气息，刺向七间的咽喉。这件衣袍，本就是七间的。她利用的，就是七间的善良与守礼。

变化既然开始，自然不止如此。七间没有转身，看似全无准备，眼看着便要死在那名女子的偷袭之下，然而却一道清亮的剑光亮起。离山法剑！中正，但绝对不平和，满是肃杀之意！瘦小的七间，他的剑，却有绝对的大气！那柄诡魅偷袭而来的剑，哪里敌得过他蓄势已久，无心无愧的剑！

只听得一声脆响，七间手中的离山法剑直接挑飞了那名女子手中的剑，噼的一声，在她的左颈处留下一道血痕！如果不是那女子身法太过诡异，如果不是七间战斗经验算不得太过丰富，只怕这一剑，他就要把那女子的头颅斩下来！七间对偷袭都有准备，更不要说折袖。在那名魔族美人赤裸紧直的双腿如两把剑一般绞过来时，折袖的双手已经等在了半空中。仿佛刀锋刺进腐朽的木板，噗噗数声闷响！折袖的十个手指，全部深深地刺进了那名魔族美人的脚踝，鲜血顿时迸流。那名魔族美人发出一声愤怒的惨号！折袖神情漠然，手指抽出，身影骤虚，双手破空而落，准备直接把此女撕成碎片。

就在这时，腾小明神情漠然解下扁担，拿着系筐的两根绳索，舞了起来。那两根绳索，仿佛活过来一般，分别系住那两名女子。嗖嗖声中，那两名女子险之又险地脱离了七间和折袖的攻击范围。那名冒充东方隐世宗派的女子，神情依旧凛然端庄，仿佛大家闺秀，只是染透了半片胸腹的鲜血，则让她显得有些狼狈。那名魔族美人更是凄惨，从湖心石梳头到现在，连续受到重伤，再也无法支撑，直接坐倒在了地上。

铿的一声，陈长生短剑归鞘。梁笑晓的剑，亦已出鞘，握在手中。先前这幕偷袭与反制，发生得太快，他们虽然有准备，竟还是没有来得及出剑。不得不说，腾小明不愧是二十四魔将，眼光见识阅历经验和境界实力，稳稳地比在场这些人类高出一筹。

湖畔再次变得安静。那名坐在地上的魔族女子，不停地喘息着，根本不在



意自己未着丝缕，恨恨地盯着陈长生等人，说道：“我不服！”

那名穿着七间衣袍的女子微微挑眉，脸上亦是流露出一不悦的神情，问道：“她这个蠢物也就罢了，你们凭什么看穿我？”

那名魔族美人恼火说道：“什么叫我这个蠢物？”

那名女子摇了摇头，似乎不愿意理她，看着七间问道：“你如何知道我会袭击你？”

七间看了折袖一眼，说道：“我不知道，他告诉我的。”

那名女子望向折袖，微微挑眉说道：“那你又是从哪里看出我就是南客？”

听着南客的名字，折袖的神情变得凝重了很多，看着她沉默了片刻，再次做了确认，摇头说道：“你不是南客……我说过，如果是南客，根本没必要做这么多事情，直接走出来就把我们杀了，哪里需要这么啰嗦，这么麻烦。”

那名女子微微蹙眉说道：“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没有魔角，而且我的血是红的。”

那名魔族美人的恢复力极其可怕，受了这么重的伤，竟只是坐了会儿，便再次站起身来，一脸怒意说道：“是啊！我的血是绿的倒也罢了，我前些天做了新发型，剪的多了些，没办法完全遮住魔角让你们看出破绽倒也罢了，那个丫头呢？她明明血是红的，角都没有，你怎么能看出来她是我们族人？”

陈长生等人也望向折袖，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折袖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道：“你们做得太刻意，像是故意让我们看到，她的血是红的。”这说的是魔将夫妇二话不说，便把那名女子的手砍断一事。

刘小婉看了眼那名女子，笑着说道：“看看，我就说你那个法子是多此一举。”

那名女子看着折袖，很是不解，问道：“就这么一个理由？没别的证据了？”

“生死之间，一个理由就够了。”折袖面无表情说道。

那名女子闻言更加不悦，心想自己辛辛苦苦想出来的计策，怎么在这些人类之前全无用处？

那名魔族美人看着她嘲笑说道：“看看，我就说你的脑袋不大灵光，却偏偏天天喜欢骂我是蠢物。”

那名女子面无表情说道：“如果你不是蠢物，就不会想着一个人偷偷溜走，妄图想一个人杀死这两个人。”



陈长生等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名魔族美人生得极为魅惑诱人，一身熟媚风情，那名女子则是神情端庄、容貌妍丽，仿佛自幼被严格培养长大的大家闺秀，但看着这二人互相嘲弄、彼此争执的时候，却觉得二女无比相似，竟仿佛是同一个人那般。

七间的感觉更加怪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见到魔族，和魔族战斗，发现他们原来也会斗嘴吵架，就像宗门里的那些师兄师姐一样，但下一刻，他便醒过神来，明白自己这种想法太过危险。让他醒过来神的，是那两名魔族女子身体的变化。她们先前明明被斩断了的手，竟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不是重新愈合，生张出肌肉骨骼组织那般恐怖的画面，而是她们的手腕上多出了一个半透明的、淡青色的手。然而那个仿佛灵体的手，正在逐渐地变成真正的手。

陈长生很是吃惊，魔族的肉体复原能力虽然强悍，但除非是那些极纯血的皇族，也没有谁能够断肢重生。更何况，这明显不是断肢重生之类的绝世魔功。折袖终于想起来了些什么，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这两个魔女，确实不是南客，她们是……南客的双翼。

“你们玩够了吧？”刘小婉看着二女，有些无奈说道：“如果不是你们事事争先，处处争先，今日的事情只怕早就处理完了。仔细大人杀死那只凤凰后，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再施三年惩罚，看你们怎么办。”

听到这话，两名魔女的脸上流露出畏怯的神情，再不多言。

刘小婉望向陈长生，带着歉意笑了笑，然后说道：“动手吧。”

黑发飘舞，衣袂狂动。这一次不是偷袭，只凭实力而战，反而却给陈长生等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七间凛然无惧，执剑而上。折袖面无表情，带着金属色的锋芒，已然探出指尖，向着那名魔女再次攻去。湖畔气息一阵大乱，剑气与魔息彼此冲突。陈长生看着刘小婉，神情凝重。梁笑晓盯着腾小明，面色微白。以境界论他们比折袖和七间高，所以理所当然，这两名魔将是他们的。

这一战，年轻的人类们还有得打，有得打，便不见得会输。或者，能够撑到黑龙带着别的人类高手赶过来？这就是陈长生的计划，但，他弄错了一件事情。刘小婉刚才看着他说动手吧，实际上不是对他说的，而是对另一个人说的。飞沙走石之间，一把剑来到了折袖的身后。这把剑很强，这把剑很阴险。折袖再如何警惕小心，也没想到，有剑会从身后刺来。

扑哧一声，这把剑刺进了他的腰部。鲜血，就这样喷了出来。几乎同时，

那名魔女飞到他的身前。她的双手泛着惨绿，刺进了他的肩头！她的黑发散如钢针，直刺他的眼瞳！在生死关头，折袖发出一声暴戾至极的厉啸！狼族少年的眼瞳，变得血红一片！

2·伤心一剑

眼瞳变红，颊畔毛发骤生，正是妖族变身！只是片刻，折袖的力量便大了数倍，身体的强度也到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程度，那名魔女的双手，把他的肩撕得血肉模糊，却没有办法弄碎他的骨头，最关键的是，那柄阴险刺入他腰间的剑，没有办法继续前进。那把剑嗖的一声拔出，向着折袖的后颈斩落，以那把剑上附着的气息，就算折袖已经完全变身，都没有办法抵抗。

七间的余光看到了这一幕画面，震惊无比，但他的剑此时正与那名女子纠缠在一起，根本无法相救，他左手握住剑鞘，便向折袖身后横打而去，用的是犀利至极的离山剑法，想要拦住那把剑。然而，那把剑像灵蛇一般泛动起来，仿佛对七间的剑法熟稔到了极点，于空白之中斜掠而去，竟是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七间的剑势！那把剑的第二刺，本来就不是向着折袖而去，目标本来就是七间！

湖滩上再次响起噗的一声轻响！七间的小腹被那柄阴险却又强大至极的剑直接刺中，鲜血狂飙！瞬间，那把剑闪电般抽离七间的小腹，再次斜向而前，刺向陈长生！那个人的第一剑重伤折袖，第二剑重伤七间，于悄然无声之间，于措手不及之处，带来了极惨痛的后果，陈长生能否避开这第三剑？

折袖和七间先后中剑，陈长生终于反应了过来，脚下幻起耶识步，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道从侧后方刺来的剑锋。然而此时，那对魔将夫妇的攻击也到了。腾小明面无表情，拎起两个挑担，向着陈长生掷了过来。陈长生此时被那柄阴险的剑逼至前方，根本没有余力再次避开。那两个担子，仿佛两座小山一般，砸向他的头顶。陈长生真元疾出，短剑出鞘，施出极巧妙的一记花开两枝，于看似不可能的境地中，准确地先后刺中那两个挑担。只听得嘶啦之声连续响起，那两个挑担纷纷碎裂，化作两团烟尘。腾小明手中的扁担，破烟尘而至，照着他的头顶重重砸下！

如果说先前那两个挑担，像是两座小山，那么这名二十四魔将的扁担，就像是真正的山，带着无比森严的阴影，直接笼罩了陈长生的身体。轰的一声巨



响！湖岸上的滩地，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土坑！烟尘狂暴地到处飞舞，不远处的树林，伴着喀喇的响声，不停地倒下，片刻间，竟是有数亩的树林被震翻在地！

那名魔族美人厉啸一声，趁着折袖腰间重创的机会，魔功尽展，手指泛着奇异的绿芒，不停地向折袖袭去。那名容颜端庄的女子，下手也没有丝毫温柔，身上的衣袖在劲风中轻摆，隐约间，仿佛出现了无数根羽毛，无数道劲气，袭向七间的面门。折袖眼眸血红一片，看着异常狰狞，双手在空中闪出数道灰影，极其强悍地挡住了那名魔族美人的强攻，然而七间小腹被那把剑贯穿，伤得太重，再无余力战斗，被那名女子生生击倒在地，脸色苍白，神情委顿。

至此，三名人类少年都已经被逼入了绝境。

一直没有出手的刘小婉终于出手。她拎着手里那只大铁锅，带着恐怖的破空声，来到三名人类少年的身前，手腕一翻，大铁锅便向他们的头顶罩了下去。那口铁锅真的很大，大到可以覆盖头顶的天空，仿佛阴云一般，如果让这口大铁锅落下，陈长生三人绝对再无幸理。

就在此时，湖岸滩地上那个深坑里，那个满是烟尘的空间里，忽然迸起一道亮光！紧接着，响起如战鼓一般的脚步声！湖风骤破，凄厉呼啸！陈长生握着短剑，跃出深坑，拦在折袖和七间身前，一剑刺了过去！他向着那个遮蔽天空的铁锅刺了过去！

铿的一声响，铁锅的中间破开一个洞！紧接着，令人耳酸的金属摩擦声响起，陈长生握着的短剑，刺穿了铁锅，然后继续向前！铁锅如黑云般覆下，此时多了一片光亮。陈长生的剑，在那片光亮里前行，同时带来更多的光亮，仿佛在阴晦的雨云里，垂下的一道天光！

擦擦擦擦！那是剑的步伐！擦擦擦擦！那是折袖的爪牙！

嗤的一声轻响，刘小婉面色微白，急掠而后，颈间多了一道血丝。那名魔族美人闷哼一声，颓然后坠，赤裸的胸前，多出数道血痕。七间终于支撑不住，捂着小腹，跪到了地上，指间满是鲜血。但至少，他现在还活着。陈长生和折袖也都还活着。

战局骤分。湖畔再次变得安静下来。刘小婉轻轻摸了摸颈间的血痕，看着陈长生的眼光依然如先前一般温和，但多了些慎重。她怎么都想不到，陈长生手里那把短剑，竟是如此的锋利，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刺破自己的法器。这把剑究竟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陈长生回头望向折袖——他已经受了很重的伤，只能希望折袖还有再战之力。折袖的上半身到处都是血，但还能站着，颊畔的灰毛还未完全收回，正在不停地喘息，显得格外辛苦，眼神亦是寒冷异常。看着折袖的眼神，陈长生的心也冷了起来。

刘小婉和腾小明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异色。这三个人类少年居然能够撑过这一轮真正的攻击，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要知道在进入周园之前，就连他们也不知道那把阴险的剑的存在。

“如果你肯听我走之前的一起上，那狼崽子早就死了！”那名魔族美人被折袖的指锋再次重伤，看着身旁的女子恼怒说道。

那名女子看着陈长生二人沉默了会儿，然后平静说道：“就我们两个人，还真不见得能打赢这两个少年郎。”

陈长生没有理会她们在说什么。折袖也不再关心谁是南客。七间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更关心的事情是那把剑，那把阴险的剑。他们看着梁笑晓，神情各异。七间脸色苍白，神情震撼，很伤心，以至于有些失神，看着梁笑晓喃喃问道：“为什么？”梁笑晓的脸色甚至比七间更苍白。但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说话，哪怕他手中的剑正在淌着同伴的血。

3·明白人

没人能想到，那把阴险而毒辣的剑来自于己方，偷袭的人是梁笑晓。

折袖有无比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向来性情冷漠，极少信任人，陈长生因为成长环境和遭遇的缘故，向来处事也极为小心谨慎，所以无论那两名魔族女子如何魅惑可怜，都没有办法骗到他们，然而，就连他们两个人也没有想到梁笑晓会忽然发难。

从天书陵到周园，陈长生一直注意到梁笑晓对自己隐隐有敌意，但他接触过的神国七律里，苟寒食是厚道稳重的君子，关飞白是暴烈的剑客，或者是对手，是敌人，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离山剑宗的弟子会是阴险的小人，更想不到梁笑晓居然会与魔族勾结！

人类与魔族之间的战争已经绵延了近千年时间，无论是北方的大周还是南方的长生宗等宗派，有多少前辈和同门前赴后继的死去？作为修行者，更应该



清楚这是一场灭族之战，为何梁笑晓却心甘情愿为魔族所驱使？

最震惊的人，当然还是七间。他的小腹被梁笑晓的剑锋贯穿，受了极重的伤，但更伤的还是心。他看着梁笑晓，脸色苍白，神情惘然，直至今时，依然无法理解，自幼一起长大、平日里对自己照拂有加的三师兄，为何会下此毒手！

梁笑晓没有说话，脸色同样苍白，眼眸深处隐隐有挣扎，但更深处却有道近乎癫狂的痛快之意。那是痛意，也是快意。

陈长生三人想了很多事情，想了很多种可能，事实上，只用去了很短暂的片刻时光。

魔族向来冷酷无情，眼看着布局终于成功，梁笑晓偷袭得手，哪里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说道理的时间。腾小明面无表情提着扁担再次掠到三人身前，双手前后相握，毫不怜惜地当头再次砸下！湖畔的风骤然间碎成无数细缕，近处的所有树木尽数被摧折而倒，那根恐怖至极的扁担，像座山一般压了下来。

就算陈长生三人没有受伤，也极难正面挡住凶名赫赫的二十四魔将的全力一击，更何况他们现在的状况非常糟糕。折袖的双肩血肉模糊，有些杂乱未曾消退的狼毛间，隐隐可以看到森然的白骨。更可怕的是，造成这些伤势的，是那名魔族女子藏在手指里的孔雀翎——狼族少年的眼瞳深处，已然能够看到一抹极小的绿意。传说中的孔雀翎，有能够毒死强大妖兽的毒素，现在那些毒素，已经开始在他的身体里肆虐。

七间更是凄惨，腹部汩汩地溢着鲜血，哪怕逼出最后的气力，也只能勉强握住离山法剑，连站都无法站起，又如何能够战斗？

陈长生看着稍好一些。从坑底执剑疾冲而出的他，浑身灰土，无比狼狈，身体表面没有什么伤口，衣服上也没有血渍。事实上，也只是看着好些。先前他在坑底硬接了腾小明的第一记扁担，哪怕身体浴过龙血，也无法完全撑住，左臂的骨头已经出现了裂痕，更有几根肋骨已然断裂，更麻烦的是，他的识海受到了极大的震荡，无比烦恶难受，胸口极闷，随时可能吐出血来。

身受重伤的三名少年，如何能够面对这记如山般的扁担？

梁笑晓先前偷袭成功后，飘然后掠，隔着数十丈的距离，看着这一幕画面，沉默不语。那名魔族美人，笑颜如花。那名端庄闺秀，神情平静。刘小婉同情着，然后等待着。等待陈长生三人，没有任何意外地死去。



陈长生当然不想死。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从十岁那年开始，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想死的那个人。为了不死，他做了很多努力，自然也有很多准备。当谁都认为他们必死无疑，包括七间，甚至是在生死间走过无数遭的折袖都在心里默默说那就这样吧的时候，他再一次开始努力，拿出了准备好的东西。

那是一个金属球，表面有些鳞片般的线条。陈长生把自己的真元灌进金属球里，金属球的表面闪起一道亮光，然后快速颤动起来，那些鳞片不断裂开。细碎的机簧声与金属摩擦声，密集响起。裂开的金属球，瞬间变化，生出数道薄面般的伞面，然后是伞骨，伞柄。这些变化用去的时间非常短，那柄挟着魔将雄浑力量的扁担还没有落下。一把有些旧的油纸伞，出现在陈长生的手里。这把伞看似寻常无奇，就像他的人一样。

轰的一声巨响！湖畔的滩地上，没有再次多出一个巨坑，而是多出了数十道深约数尺的裂痕！劲气四溅，击打着坚硬的鹅卵石，在上面留下清晰的痕迹。恐怖的冲撞溅出的气息，有的掠进树林深处，在那些树皮上留下斑驳的痕迹，不知多少没有来得及逃离的鸟儿，凄惨地被击落在地。烟尘渐敛，湖后山崖里的回响也渐渐远去。

陈长生没有死。因为那记扁担，被他手里那把寻常无奇的伞，挡了下来。那把伞的边缘，垂落下淡淡的黄光，如帘幕一般，把陈长生罩在了里面。他站在折袖和七间的身前。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画面，那名魔族美人伸手掩嘴，震惊无语。梁笑晓微微挑眉，面露凝重之色。刘小婉微微皱眉，露出思考的神情，仿佛想起了些什么。只有腾小明依然神情木讷，右脚向前再踏一步，双手举着扁担，再次击下！湖上的风云，被那条扁担携来！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黄纸伞再一次挡住了。但陈长生的脸，变得更加苍白。在汶水城里，唐家老太爷把这把传说中的法器赠予了他，折袖曾经说过，这把伞，可以抵抗聚星境强者的全力一击。同样是折袖说过，既然魔族用某种方法把两名聚星境的魔将，强行压制境界送入周园，那么腾小明和刘小婉现在最多也就是通幽巅峰。按道理来说，他手中的这把伞，当然可以抵抗住对方的攻势。问题在于，能够挡住多少记这名魔将的全力一击？使用法器，也需要真元辅助，他的真元数量比同境界的修行者本来就要少很多，又能撑住多久？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把黄纸伞的面积并不大，如果这些魔族强者群起而攻之，他怎么才能



保护住折袖和七间？

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能够保护好同伴，再撑下去，依然困境难解，那么，他只能把同伴送走。

就在黄纸伞防御住那记扁担的同时，他的右手闪电般探出，将数颗药丸，塞进了身后折袖的嘴里，同时把一个小东西塞进他的手里。那些药丸是离宫教士按照他的方子炼制的解毒丹药。他的医术承自计道人，计道人是整个大陆医术方面的最强者，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药丸的功效，或者不能化解孔雀翎的毒，但至少可以帮助折袖压制一段时间。

至于那个微凉小事物，则是一颗钮扣。离开京都的时候，他只带了一颗钮扣，本想着在周园里遇到什么危险，可以帮助自己保命。但现在，似乎要给别人用了。当初在国教学院，落落把钮扣送给他时，说得很清楚，这钮扣最多只能带两个人离开。

陈长生举着伞，看着正在高速掠来的数名魔族强者，没有转身，对身后的折袖平静说道：“带他走。”

魔族在周园里布的局，肯定不止于此，但湖畔连续发生的事情，已经足以帮助他们确认，在他们三人中，魔族首位的目标是七间。不然，魔族完全可以集全力，先把他和折袖杀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到等到七间进入必死之局，刘小婉才说出那三个字，梁笑晓终于出剑。

折袖明白这一点，虽然他不明白，七间就算是离山掌门的关门弟子，又凭什么让魔族如此重视。他也明白，陈长生把那颗钮扣给了自己，便等于是把生的希望给了自己，而陈长生留下来，便要直面死亡。他还明白，陈长生不会自己带七间走，也不会扔下七间，那么在排列组合里，便只剩下一种可能。他同时明白，自己这时候中了剧毒，无力再战，留下来帮不了陈长生，还不如带着七间离开。他最明白的是，陈长生既然已经拿定了主意，那么无论自己怎么做，都没有意义，只能是浪费时间。

折袖毫不犹豫，把七间抱了起来，同时激发了掌心里的那颗钮扣。在他怀中，七间的小脸异常苍白，蹙着眉尖，闭着眼睛，睫毛微眨，看着非常可怜，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道青烟，在黄伞下生起。在最后的时刻，折袖看着陈长生的后背，面无表情想着，到底谁是谁的保镖？今天如果自己能活下来，好像真的要欠某人一条命了。

